

曲海总目提要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九

江都黃文暘原本

海寧陳乃乾校訂

獼鏡緣

近時人所作借許真君殺蜃精事而附會成編也。

獼骨中有鏡其事太幻謂女與之有緣故取為名又謂獼

骨化龍復與女合皆太荒忽

事文類聚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

修整自稱慎郎真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少

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剪滅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

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怪化

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為黑牛仍以手巾挂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鬪當以劍截

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趁黃牛而來太玉以劍揮黃牛中其左股

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郤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

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
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爲吏所殺。真君。晉太康間。於洪州西
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繡衣郎者。水獺精也。於金山聽經。江右一
女子。隨其舅至山。獺入寺見之。心甚愛慕。老僧知其有孽緣。面叱而去。竟投女
家。化作男子。自稱繡衣郎。女受其迷。不知獺妖也。旣而有妊。其舅漸覺有異。以
箭射繡衣郎。殺之。卽變爲獺。烹食其肉。女私取獺骨。骨中有鏡。因以骨與鏡函
封密藏。未幾生子。甫數歲。履水不啻平地。入深淵。捕魚鼈等物。如寄。性極鹵莽。
因呼之曰莽男兒。有相者言。龍潭中有穴。當出貴仕。母以父骨告其子。莽男兒
卽負投潭中。潭中龍出鬪。不勝。徙去繡衣骨。旣入穴。得地氣者久之。化而爲龍。
挾其母飛騰而去。莽男兒以勇聞。朝廷遣將兵捕賊。賊首卽母之舅。遂招以降。
莽男兒受勳封。母之舅亦拜官。龍復于雲端示現。告以夫嬾偕老。已因脫離前
身。乃獲換骨。舅非仇人。乃恩人也。莽男兒竟享富貴。終其身。

吉祥兆

近時人作無事實。憑空結撰。以供喜慶。劇中有庭生五色靈芝。及波斯獻寶。種種祥瑞。故名吉祥兆也。略云。公孫禎。字國華。妻劉氏。生子逸。娶室尹。真真俱有才貌。禎官部曹。六十歸林下。世積善。神仙猿公。爲栽靈芝。作瑞徵。禎嘗玩賞。一日。邀統制賈國祚。同賞鑒。賈恃權。欲索此芝。禎愛不允。賈啣之。值烏南國女。主花花。因貸糧不遂。擾邊。賈懷夙恚。遂薦逸妻尹。往說尹有姪。逸易女粧。代尹。賈令家將施恩。要而焚之。送旅猿公。授仙訣。滅其火。遂直詣女主。女覘逸美。邀入營。甚相契合。不知其爲男子也。尹在家產一男。貌俊偉。適逸。思親于月下。女主潛聽。知其情。將以終身託逸。拔劍給欲誅之。逸惶恐。具言始末。花花令毋露。遂與結姻。密議納款。值試期迫。趣逸入棘闈。禎因逸未歸。方無計。尹卽冒逸名。赴試。擢大魁。賈益怒。詢知尹無恙。痛責施恩。恩遁匿尹處。賈復奏尹。才能令招撫花花。尹奉命往。賈遣校方豹刺于途。恩竟擒豹。豹亦謝罪。投麾下。尹未至而

花花解甲。與逸入京。傳郵逢尹。各敘衷曲。因在軍中。不敢泄其情。及花花入朝。代奏男女易粧事。詔令各復其姓名。時波斯未臣。賈國祚往征。敗績。削官去。乃命化花招撫波斯。遂獻諸珍寶。率屬國朝賀。後花花亦生子。並偕老焉。禎夫婦百歲。子孫榮盛。果應靈芝祥瑞云。

紫瓊瑤

不知誰作。所演燕脆事。本無此人。言脆以清廉積善。完人節義。陰功浩大。老君送尹喜爲子。尹喜之謫。因玉帝以紫瓊瑤爲老君壽。尹喜誤碎瓊瑤。故令降生塵世。脆妻李玉娘生子。左股有瓊瑤兩字。小名因曰瓊瑤。比年稍長。出獵郊外。許真君授以瓊瑤一枚。佩在身上。黑夜如同白晝。諸神欽服。邪魔自滅。父脆奉命勤王。遇妖賊解橫行。有火龍烏鴉軍。飛出陣前。脆方危急。瓊瑤突至。殺賊救父。遂父子封拜。欽賜成婚。此紫瓊瑤所由名也。略言燕脆字公宿。長安人。官建康刺史。妻王氏。念脆無子。爲納二妾。一卽玉娘。一陳氏。父爲漕運官。虧課抵

罪。陳氏賣身救父。脆妻買得。醉脆酒而奉之。脆見氏悲慘。廉得其情。且知己字。鄒文遂召文。立配爲夫婦。又贈之金。文入都。卽成進士。後官終事。擢至大寮。感脆恩。特薦遷巡撫。而以女字其子。据此。脆以盛德而獲福。蓋理所宜有。或果有其人。而姓名則隨意改換者也。王安石還妾事頗相似。狄仁傑宋之間。隨意點入。俱非實蹟。言行錄。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照膽鏡

不知何人所作。憑空結撰。中引蔡京种師道亦是隨意點入。卜吉出平妖傳。宋史明鎬傳中有其名。乃王則黨也。秦時照膽銅。見西京雜記。借以爲燭奸之喻。故云照膽鏡云。略云。金陵貢士張欽。失偶鰥居。惟一子音。就塾肄業。張性耿

介以蔡京奸惡錄其事蹟爲一編名照膽鏡監生錢友隣邀欽赴同社施伯通園賞花借所編去音謂父宜祕欽殊不以爲意也鄖陽賈人卜嘉言攜女慧姑寓金陵嘗貸友隣銀葬婦友隣往索覘慧姑美誣其父以女質銀奪之歸卜追與忿爭抵施園衆共詢問具言其故欽責錢不義遂代卜償其銀贈以資斧令攜女歸錢啣欽面吐乃之京師謁蔡京呈欽所紀書蔡恚甚欲置之死俾錢入幕爲營得中書舍人且共謀以書名照膽鏡爲得秦時寶鏡奏欽私匿寶物且多誹謗逮至京發种師道審鞫蔡使人屬种种不應從公質問不能具獄蔡益進蜚語問大辟押赴市曹就戮子音求乞詣京師痛哭請於監斬官言父罪以匿鏡請覓鏡贖父罪官爲具奏詔允之值妖人卜吉爲亂蔡啣种奏令往討又恐音獲鏡遍下廣捕文書圖音狀貌令於所在立斃音音抵鄖陽有利賞銀者欲擒音報官歲暮封印送寄保正家其家卽攜嘉言也卜女自金陵歸卜出賀節女聞哭聲詰之知欽子贈以衣帛令速遁卜歸詢女慮禍及身亦攜女遁途

中爲卜吉亂軍所掠。繫軍中。音遍覓寶鏡。無從得。長庚星化爲老叟。引入桃源。渡口洞中。龐眉翁若預知之。曰。孝子欲得寶鏡乎。引入洞。居人皆千餘歲。能說秦時事。翁討鏡與之。鏡面皆塵垢。音云。上所覓。照膽鏡也。鏡無光。父安得生。鏡忽大朗。遂持出。適種與卜戰爲妖術所困。音度寶鏡能驅魅。遂出照之。妖悉遜形。種突圍出。召留音在軍。以鏡破敵。奏云。音鏡已得。俟賊平。進呈。果大克捷。獲嘉言父女。種詢慧姑。未字。音亦未婚。班師奏聞。請令音娶慧。詔出欽於獄。賜慧爲音妻。令懸鏡照諸臣肝膽。蔡京錢友隣皆以黑心伏罪。種進爵。欽父子悉授官。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卽腸胃五藏。歷然無疑。又曰。秦始皇有方鏡。照見心膽。女子有邪心者。卽膽張心動。又抱朴子曰。道士以明鏡九寸懸於背。老魅不敢近。若有鳥獸邪物照之。其本形皆見鏡中。又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祇國獻此青金鏡。照見魑魅。百鬼不敢隱形。庾信鏡賦。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

值。傅咸鏡賦。同實錄於良史。隨善惡而自彰。

別有天

不知何人作。余玠子璧。遭賈似道之禍。逃石壁中。其地曰別有天。故名。考之正史。虛多實少。所引江萬里。鄭虎臣。皆非無因。而玠子不著。其妻父丘太尉。亦係捏造。賈似道本末已別見。按綱目。咸淳六年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

入朝不拜。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塑己像其中。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劇中全以此段為張本。又德祐元年。放似道于循州。遣使押監至貶所。

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劇以虎臣為獄官。又稱其子代璧死。

虎臣銜之。皆本此。而顛倒其事。以為關目。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尙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

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劇中皆詳載。窘辱備至。

至漳州木棉庵。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

廁上拉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役。余玠淳祐初名將爲四川

制置使。有功。丞相謝方叔誣玠失戎利心。召還爲咨政殿學士。一夕暴卒。或謂

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劇稱爲四川制置使。退休湖上卒。互異。理宗景定二年。以江萬里同簽

樞密院事。十二月。江萬里罷。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在位。度宗咸淳元年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二年十一月罷。

五年。以江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

不答。遂力求去。出知福州。劇中救襄樊圍。及平粵寇本此。列仙傳曰。陳搏字圖南。隱武當山。

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垂拱初。謂其弟子賈

德昇曰。汝可于張超谷鑿石爲室。室成。遂化。形於蓮華峯下。張超谷中。卒經七

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劇中所謂石室。仙人。卽圖南也。略云。余璧字子玉。四川制

置使。余玠之子。玠卒。以蔭爲殿前指揮使。玠曾託孤于其友鄭虎臣。而聘丘太

尉慎安女爲璧婦。虎臣子天麟。年貌與璧同。意氣相得。同遊郊外。遇一相士。預

知兩人名。贈璧偈曰：前緣休昧，後會難期。別有一天，三年仇潰。贈天麟云：假非是假，真非是真。若問將來，滎陽紀信，皆不知所謂。賈似道之門客馮允中，與似

道于多寶閣玩玉器，稱故交。余玠有玉帶，天下無雙。似道即命允中向玠子索

觀，而帶已殉葬。允中獻媚，嗾似道遣人發玠冢取帶，而棄其屍於溝。璧控各官

皆咋舌。璧乃收父屍權厝，身荷斧鑕叩闥，似道誣以誹謗朝廷，誣陷大臣，命法

司勘問。劇言錦衣衛乃明朝官衙，恐所指的是明朝事。獄官乃虎臣也。父子俱欲救璧，而提審甚急。天

麟乃冒璧名赴公堂，觸堦死。虎臣潛釋璧，使避跡于其妻家。時參知政事江萬

里惡似道，劾其奸，會襄樊告急，似道佯薦萬里才，使將兵往救，而以疲卒五千

付之。萬里受命，行至嘉興，宿城隍廟，夢與神相見，則故人余玠也。具言似道發

冢，其子聲冤被禍。虎臣子天麟代死，事且託萬里救援，謂其子有相報之日也。

璧抵丘家，問悉其詳。丘懼禍，密鎖璧于書室中，身往報官，將械送臨安。其婢稠

英聞之，報璧妻倩雲，乃竊鑰啓戶放璧。丘歸而覺，急追至山中，遇璧于石壁旁。

忽不見。璧方欲投崖死。仰見石壁上鐫三字。曰別有天。猛憶相士語。而璧忽開。得入。相士在焉。始知其卽圖南先生。陳搏留入石室。傳導引之術。居久之。謂璧塵緣未斷。授以錦囊。命下山向北方行。遇有人欲自刎者。亟救之。功名自此始也。丘追璧不及歸。勒其女倩雲改適。倩雲立誓守節。乘夜軼出。赴水自盡。遇江。萬里夫人种氏船。自任回。救而詢其故。養爲己女。萬里救襄樊兵潰。單騎突圍出。方欲自刎。璧遇救免。似道奸惡日甚。與允中等賞花飲酒。出玉帶玩之。玠從空擊允中立仆。又作玠語罵似道。不置。扶歸。七竅流血死。似道亦見玠發狂。其家招能治者厚酬。圖南託爲道士。給符立愈。似道薦之朝。召言國政。盡發似道奸惡。罷官發配。萬里與璧閱錦囊策。退敵有功。萬里遷官。命移兵征粵寇。璧爲參謀。隨萬里南征。似道配循州。虎臣請監押。打死于木綿庵。棄之郊外。璧隨萬里奏凱回。見之。梟級而去。虎臣不知其卽璧也。叩萬里營相見。始爲道其子代璧事。萬里亦述夢中與玠相見語。璧慟哭設祭。以似道首祭父。并祭天麟。入朝。

以事上聞。而江夫人告夫。以倩雲赴水收養。萬里亦達于朝。萬里封越國公。虎臣璧俱遷侍郎。天麟追贈。璧妻賜第完婚。丘愼安革職逮問。丘乃浼虎臣萬里求情。以婢桐英爲璧妾。璧爲轉請得釋。圖南謂璧本其石室中放鶴童。以過暫謫。後脩道。復還別有天。按咸淳元年。江萬里參政。五年與馬廷鸞爲左右丞相。迨德祐元年。元兵入饒州。故相江萬里死之。是年賈似道敗奔揚州。尋有安置潯州之命。爲鄭虎臣所殺。劇以萬里爲參政。又云似道死而萬里立功。皆誤。龍燈賺

未知作者何人。所載官名。皆明時始有。大抵近世人也。以看龍燈作關目。故曰龍燈賺。又以王璧史筆持正。故曰春秋筆。檀道濟徐羨之事蹟。有因多所增飾。略云。王璧字連城。金陵人。妻謝氏。小字道衡。璧爲翰林侍講。因事歸林下。檀道濟朝覲入京。舟泊金陵江口。乳媪抱檀女上岸玩龍燈。胸前佩辟水犀。璧全友觀燈未還。謝亦令僕張恩抱幼兒登岸觀玩。以上賜渾儀鏡爲佩。兒忽啼泣。

遇檀媪。給以舟中喂乳。與檀妻私議易其子。以檀女付恩。用衣覆女。且囑勿驚其睡。恩抱歸。謝視非子。詢其故。言喂乳所誤。璧悲甚。云失子事輕。失上賜寶鏡。何可恕。令速往易歸。不得必致死。恩至江口。檀舟已去。窘欲投水。且歸別其妻。謝念子失夫必殺恩。乃封一函。使恩妻候于門。令往西北拆視。恩如言。函內書一。走字。恩妹作兵部尙書。曾無咎妾。遂往投之。藉曾力。選永安驛丞。璧被召入史館。直書徐羨之事。初羨之伐魏。敗績八公山。史曲筆以爲功。璧改正其罪。兵部主事錢國器。璧同年友也。嘗訪璧。璧告以玩燈失子遺鏡事。器覘璧史稿。勸璧毋撓羨之鋒。璧叱之。器飲恨。欲陷璧。適北魏遣路景將兵南伐。詔令羨之等議戰守。羨之與馮人譽主和。檀道濟請發兵拒戰。與羨之賭。如不勝。以頭輸羨之。乃令妻子歸家。身往迎敵。羨之忌檀成功。知國器黠。與謀。器請毋給糧。以困檀。復以璧易書。失鏡事。告羨之。奏璧不敬。擬戍邊。矯令校尉取其首。解差施義。押璧至永安驛。驛丞張恩詢得始末。乃以己情告之。懇代主命。因出所函。走字。

示解差曰。昔存吾命。又因吾得禍。不可不報。差重恩之義。且知璧忠。從之恩。戒勿語璧。俟其死後。以走字付璧。使知之。璧改從妻姓。遁之苑城。入道濟家。教其子罔。璧妻謝。居金陵。班役走告璧。誅將逮家屬。道衡易男裝。改姓名爲石生。避之義民鎮。時道濟屢捷。而軍中乏糧。皆云奉羨之令。不敢給。檀大困。道衡知羨之陷檀。倡義助糧十萬石。且以計授檀。使量沙唱籌。初羨之致書魏將。言已絕其糧。令毋撤兵。已而見檀軍糧足。謂羨之誑己。遂撤兵還。檀追擊之。大捷。詣鎮謝石生。欲卽題獎。道衡云。欲報父冤。乞羨之首祭父足矣。檀歸。奏羨之絕糧通魏。有詔誅羨之。函首送道衡。設璧位以祭。適解差施文行乞。至祭所。見所奠者王連城也。詢之。互述其故。謝知夫尙存。感施之誼。作書薦施于檀。收爲家將。璧作西賓。每侘傺泣涕。罔詢再四。始言被陷出亡易姓之故。戒使毋洩。罔私語其母。及檀歸。述道衡義。爲罔聘衡女。浼璧執柯。璧之衡家。見張恩妻易男裝。甚駭。恩妻亦疑其貌似主人。迫而詢之。璧以實告。張妻云。主母在此。璧意其改適。欲

避之。及細訊。知道衡易男裝也。檀聞具奏其事。及花燭。璧見罔懸。渾儀鏡。檀亦見璧女。佩辟水犀。各大駭異。檀詢妻。妻不能隱。述初玩燈。易歸事。王亦言是夜

獲女。始知罔係王氏子女。卽檀氏女也。易歸本姓。而璧亦復職授官。按作史不肯曲筆借

用孫盛事。蓋羨之初無敗于八公山事也。南史檀道濟傳。道濟高平金鄉人。世居京口。宋武帝受

命。以佐命功封永修縣公。位丹陽尹。出爲鎮北將軍。徐羨之等廢立。諷道濟入

朝。至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卽位。王

弘被遇方深。道濟與相結附。每構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羨之等。召道濟

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使道濟西伐謝晦。事平。遷征南大將軍。元壽八年。到彥

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魏軍克滑臺。道濟與三十餘

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俱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

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

復追。以降者安。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乘

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河南，全軍而返，雄名大

振。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按傳：道濟與羨之相構，乃實事也。然道濟伐魏，羨

唱籌量沙，是道濟事。作者欲甚言之。故并拉入張巡許遠羅雀掘鼠事也。徐羨之傳：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宋武

帝時，位司空，與中書令傅亮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命。羨之等廢少帝及廬陵

王文帝。初封南平郡公。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旬

月間再肆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謝朓為黃門郎，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

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按史王

韶之字休泰，嘗撰晉安帝陽秋。時人謂宜居史職，除著作佐郎，住西省。宋武帝

時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劇云：王璧為史官，疑指王韶之也。

陽秋即春秋。劇以春秋筆為名，應託於此。然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廡作

亂。珣子弘，廡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此劇則云為

羨之所陷，蓋本影借，非實也。又按范泰傳：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